



程君兰在作画

壹

## 害怕画画

程君兰是阳江本地人,小时上学,最怕绘画课。“老师当时布置任务,要我们画五角星,我拿着笔不知道怎么画才好,后来是求了同学帮我画一下,才交了作业。”程君兰回忆道,“我此后没有再画过画,也没有看过绘画书,我以前其实很害怕画画。”

中学毕业后,因家境困难,程君兰没再读书。此后数十年,她与美术唯一的联结来自丈夫曾华。两人年少结识,青梅竹马,曾华退伍后,不顾家人反对,放弃大好工作机会,毅然投身于自己喜爱的美术事业,继续读书深造。“当时穷,她出去打工,拿到工资就给我寄钱,要我继续读下去。”曾华提到,学艺术没有经商来钱快,在众人都不看好他的时候,是程君兰无条件地支持,让他得以安心完成学业。

“我真不懂画画,也没想那么多,看他爱好这一行,就支持他,他自己也努力。”程君兰补充道。两人结婚后,曾华的画作受到业界越来越多的关注和称赞,慢慢熬出了头,而程君兰也逐渐将重心放到家庭上,成为一名家庭主妇。

程君兰的生活很简单,抚养孩子、买菜做饭、打扫卫生,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生活如平静无波的河水,如此缓缓流淌四十多年。她平常的生活也很忙碌,家务杂事桩桩件件繁杂枯燥,她不厌其烦地打理妥帖,将日子越过越红火。

有时,她也会停下。“他在家里的画室画画,我在一旁搞卫生,我

就看着他画,一看就几个小时,一看就几十年,慢慢地在我脑海里有了一点点想画画的念头。”程君兰说,孩子们都成家立业后,她时间多了起来,看着家乡美景在曾华笔下一一浮现,那样生动的场面让她不禁去想,如果自己也会画画那该多好啊。在40岁时,她终于付出了行动,常年洗菜握刀的手,第一次拿起了画笔。

起初,程君兰对绘画心存敬畏,不敢碰丈夫的颜料。她找了支铅笔,在白纸上乱画,想到什么画什么,她还留存着最初的作品。“就是乱画的,在本子上画圈圈。”她翻开展示时还有些羞赧,但这些画面杂乱无章、线条稚嫩无序的作品,被她一张张小心收好,妥善保存了近二十年。

程君兰画的自画像  
以及丈夫曾华画像

近日,“藏地无语·家山无言”油画作品展在位于广东阳江的曾华美术馆展出,展览中有8幅画出自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画家曾华之手,另外11幅画是其妻子程君兰的作品——她是一名家庭主妇,从未接受过专业的美术教育,这是她的画作第一次公开展出。

程君兰今年63岁,在过往近四十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她在柴米油盐中周旋,在锅碗瓢盆里打转,家务琐事填满她的生活。40岁时,她鼓足勇气拿起画笔,开始把记在脑海里、藏在心底的美景画出来,如今已有200多幅画作。程君兰尤爱画山:“我想山这么高这么雄伟,人的一生要是能活成这样就好了,充满力量,我就喜欢这样。”

## 海岛上的“拾荒”艺术家付军胜: 驻岛8年, 用1000只“流浪拖鞋”呼唤海洋保护

“文明的遗物”



付军胜

在一片无人问津的荒滩上,青年艺术家付军胜弯下腰,从沙砾中拾起一只被海水侵蚀得斑驳的塑料拖鞋。阳光下,拖鞋上残存的卡通图案隐约可见。这是他日复一日的日常——从2017年起,他开始在山东烟台的各个海岛上拾拾人类遗弃在海洋中的漂浮物,并为这些“文明的尘埃”拍下三万多张照片,或者将它们制成装置艺术作品(注:装置艺术是指艺术家在特定的时空环境里,将日常生活中使用的物体进行艺术性的选择、利用、改造和重组,以此来表达个人或集体的精神文化),引发数万网友点赞。

付军胜的装置艺术不仅引发了公众对环境问题的关注,也让人们重新思考文明与自然的关系。从2021年到2024年,他在海边总共搜集到了1000多只彩色的“流浪拖鞋”。这些拖鞋有的还看得见上面的卡通图案,还有的则已经长满了藤壶,共同组成了一个海洋垃圾的“众生相”。“我们总说文明是进步的,但当你站在海滩上,看着这些垃圾和漂浮物,你会发现它们其实揭示了现代文明的‘副作用’。”

付军胜出生在烟台一个靠山临海的小乡村。在他记忆里,那时所在的村庄旁有个水泥厂,周围很多村庄的人都在那里上班。水泥厂很重要的生产原料之一来自它旁边的一座死火山。村民们常常开着拖拉机一趟趟地将附近的火山岩运到水泥厂。水泥厂持续生产了很多年,烟尘使整个村原本的红房瓦全都染成了灰色,一些废渣则倾倒在农田上。“那时候我跟着大孩子去河里抓鱼,经常看到水泥厂排出的废水流到了小河里。”付军胜回忆说,作为上世纪80年代出生的孩子,他从农村走出,一路上目睹

了,我想我应该拿出最大的真诚去做好一件事。”他说。

在长岛的日子里,付军胜每天都在海边拾荒。他时常被漂浮物激发灵感,“有的时候在海边捡到一个东西,它经过了自然的冲刷,比如海洋冲刷、阳光曝晒或是海滩上石头磨损,就自然地形成一个状态,本身就很美。”

有一年的夏天,付军胜注意到游客们穿着的拖鞋,这个日常熟视无睹的事物在那时候激发出别样的思考。“我理解到它其实承载的是人们的日常生活,突然就想构思一个作品,把这些拖鞋和它承载的生活都放在一起。”他在海边总

是便利,还有遗弃和破坏。”

在付军胜看来,西方工业文明过度重视经济和工业生产,反而破坏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他通过长期观察还发现,人们的环境观念往往存在着一种“惯性”。在他的记忆中,人们在河边倾倒垃圾的习惯一直难以改变。“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人们丢弃的大多是包含果核的厨卫垃圾等有机物,也有泥土、砖石等废弃物,这些可以自然分解和降解、回归天地;但如今,越来越多的垃圾是塑料等不可降解物品。生活变了,但大家的习惯却从一开始就滞后于发展的步伐。”他说。

漂浮物也有生命

其搜集到了1000多只彩色的“流浪拖鞋”,有卡通图案的、长满藤壶的,共同组成了海洋垃圾的“众生相”。

付军胜曾捡回来各种各样的漂浮物,这些漂浮物是挂在渔网上的漂浮装置,用于支撑渔网。有些白色泡沫的漂浮物,经过长时间氧化之后,内部萎缩了,沟壑纵横,形成了大脑的样子。他把这些萎缩的“大脑”与木桩结合,做成了艺术品。他还捡到一种黑白相间的漂浮物,上边有韩文,应该是借着洋流从朝鲜或韩国漂过来的。“这些物品,不仅来自长岛,有时候还来自世界各地,我们的海洋是同一个海洋。”

需要一代代人去改变

2022年,在深圳策划的“重思自然·浮屿秘境”展览上,付军胜展览了塑料漂浮物搭建起的艺术装置,“这些都是落入海洋的文明尘埃”。在其中,他采取了特殊的设计。“所有的装置都是现成品,没有粘连,通过堆积、并置、穿插等方式构成,就像中国的榫卯结构那样,可组合、可拆解,它们都是可逆的。我认为可逆是可循环的首要前提。”他也借此向观众发出呼吁,“塑料的滥用和不可再生性也加深了环境问题,我们接下来要更严格地去推动塑料使用的闭环还需加紧研发可替代塑料的可降解物。”

在为展览全国奔波的几年里,付军胜听到了很多声音。“大部分公众还是愿意支持,但是普通公众能做的也有限。”他说环保不是一下子的事,而是持续的,要一代代人去慢慢改变。付军胜深刻感受到“城市环境是被人维护着的,但是一些文明与自然的冲突是大家感受不到的”。放眼到无人知晓的角落,尤其

在海边捡到的  
付军胜的工作室中收集的海边废弃物

# 家庭主妇办画展: 用做家务的手, 画记忆中的山

文/图 羊城晚报记者 谢小婉



程君兰作品在曾华美术馆展出

貳 画石成山

程君兰画人也画景,在“随意涂完两个本子”后,她鼓起勇气拿给曾华看。“那次我刚出差回来,我一看,她是拿铅笔画在纸上,她就问我怎么样,我特别高兴,说很好啊,太好了啊,你要继续画啊!”曾华说道,“她当时胆战心惊地问我,可不可以拿我的画布和颜料,我说你尽管用,大胆画!”

“我以为画得不好,他就说怎么会、画得很好,不断鼓励我,我心里就踏实了。我就接着画下去,想怎么画就怎么画,一直画一直画,没想到就画了那么多了。”二十多年来,程君兰做完家务、带完孙子,忙碌后歇下来时,就开始画画,有时一坐几小时也不觉得累。这样在点滴时间中努力,如今她已积攒了200多幅画作。

曾华始终关注妻子的画作,一直默默支持,逐渐萌生出为其办展的想法。四五年前他就已规划,后因疫情等原因搁置。直到去年年底曾华的私人美术馆开馆,才终于有机会实现这一设想。

开展之前,程君兰既兴奋又害怕。“我是个家庭主妇,不是专业的画家,待会儿人家看完说我画得不好,我没见人。”而曾华并不担心这点,他表示:“一个妇女拿起画笔,就是一个妇女的自信。”他收拾出妻子的画作,从中挑了11张,给每一张都起好名字、裱好框,同自己的作品放在一起,在今年大年初一这天,夫妻俩的画展正式对外展出。

叁 开办画展

程君兰此次展出的画作,灵感皆来源于她记忆中的西藏和桂林的山石。她落笔随性洒脱,大山巨石呈铺画面,又各有各的生趣。“画这张时方块比较多,画那张时那些石头的线条是会流动。我画每一幅画颜色都不一样,因为山就是不一样的。”甚至轻柔的粉紫色也被她用来铺山。她的笔下,山石粗犷而不冷硬,反而朴面都是柔和,在雄浑中又不失细腻。

这场夫妻画展吸引了周边居民及不少专业人士前来鉴赏。程君兰最为高兴的是展出后不久,她的两幅画即被人买下。“其中有一位还是‘零零后’!他说我画的天空跟专业的不同,那幅画看起来很宁静。我

苍茫的群山绵延不绝,给在方寸灶台前长久打转的程君兰无限的冲击。“石头很多,山又高大,大自然多么奇妙,活成这样开阔才好,我很向往这种天地。”

彼时没有用相机拍摄记录这些美景,是程君兰的一大遗憾。但那些雄伟和奇丽的山石被她深深记在脑海里。接触油画后,她循着记忆,用画笔和颜料勾勒出石嶙峋、重峦叠嶂。“我就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先画了一块石头,然后一块块石头贴上去,越贴越高,我一看就笑了,这不就是山嘛!”于是在程君兰的笔下,石成了山,山又成了群山,山体在天空下连绵,无拘无束。而她在画画中,内心也感到自由而丰盈。

好高兴呀,觉得自己跟年轻人没有代沟,放下原本的担忧,因“被看见”而满足。

如今,程君兰打算拓展自己的绘画题材,但山石依旧是她最为看重的方向,她对自己也有了新的要求,“我虽然画了这么多画,但心里都不是很满意。我对自己说,要画一幅更好的画给大家看。”这几年,程君兰更加细心地观察丈夫作画,同时开始看专业的绘画书本,持续学习。

“我以前就是把石头垒起来,现在会想怎么样垒得更好看。”程君兰说,“我没有参考资料,画的都是记忆里的山,那些山一直就在我的脑海里,不会有画完的一天。”